

七夕，不止是七夕

何志平

前日七夕。

梁實秋曾說，「節日的意義，在於讓平凡的日子有了念想。」七夕便是這樣一個承載着千年念想的日子，它從星辰中走來，在時光裏沉澱，最終成為刻在中國人骨子裏的浪漫符號。

我又想起兒時，家住天台屋，八月已至初秋，暑氣尚未退去，小屋裏炎熱，一家大小坐在天台上乘涼。幾十年前的夜晚，也如同現在這般，有月光，有蟬嘶，有鳥鳴，我以為變了，卻沒有變，以為沒變，可已然從幼年到了兩鬢斑白。我圍繞在祖父母與父母親身邊，看着漫天星辰，聽他們講牛郎織女與魁星的故事。那時很單純，老人家的話，總是沒錯的。

長大後才知，七夕最早源自《夏小正》之「七月，初昏，織女正東向」，旨在紀念時令轉換，為農耕社會對星象的季節性解讀，女子此時開始織布準備冬衣，故名織女星，是農曆七月初一的標誌星。七月七日七夕節，又稱乞巧節、女兒節、七姐節、七夕祭等，初次記載見於漢代《西京雜事》，「漢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針於開襟樓，人俱習之」。意即少女們是夜擺上瓜果，對着星空穿針引線，祈求心靈手巧，稱之乞巧，是女子們聚會比拼女紅技巧、體現自我價值的重要日子，與男女歡情沒有任何關係。舊時七夕，不僅蘊含着人們對自然力量的敬畏與讚頌，也對神秘的牽牛星與織女星充滿無限遐想，更是技藝、歲月與人文共同的故事。在無限悠遠中，書寫着對幸福生活的嚮往和追求。

同時「七」在古時，還是一個充滿魔力的數字，既同音「期」，寓意着時間的輪迴和期待；更諧音「妻」，讓七夕節同女性與愛情緊

密相連。從七曜星辰到七七四十九天的道場，每一個「七」都荷負着對美好未來的期許。

直到南北朝，牛郎織女的神話與七夕相融合。牛郎以老牛為媒，與織女結為夫妻，卻因觸犯天條被銀河相隔，唯有每年七月初七，萬千喜鵲搭成鵲橋，讓二人短暫相會，惹得人間多少唏噓與遺憾，從此七夕逐漸與堅守、思念綁定。且隨時間演變，又增加了祭拜、守夜許願、投針驗巧、喜蛛應巧、製巧果食巧果、祈禱福壽子嗣的習俗。在唐宋時期達到鼎盛，所謂「纖雲弄巧，飛星傳恨，銀漢迢迢暗度。金風玉露一相逢，便勝卻人間無數」，成為全民參與的浪漫佳節，並流傳至今。

只是很少有人知曉，七月初七也是道教五臘日之一的「道德臘」，就是主掌文運的魁星誕辰。魁星，亦為魁斗星、奎星，與古代奎宿崇拜有關。奎宿為星官名稱，又叫「天豕」「封豕」，為二十八星宿之一，是北斗七星的第一顆星，謂為魁首。傳說魁星爺生前雖滿腹經綸，可惜逢考必敗。他悲憤交加之下投河自殺，被鯢魚救起，升天成了魁星，專司文章科考、功名利祿。於是道教奉其為主文運、文章之神，後世建魁星閣並塑神像以崇祀之，在民間有着廣泛影響力。

東漢時已有「奎主文章」的信仰，多個城鎮都有魁星樓、魁星閣，如稱秘書監為奎府、皇帝的字為奎書、奎章。因魁又有「鬼」搶「斗」之意，故魁星被具象為獠牙青面、手握筆墨、左腳踢北斗、右腳上鰲頭的模樣。據聞他那支筆專門用來點取科舉士子的名字，是以讀書人皆視其若神明。

在唐宋皇宮正殿的台階正中石板上，雕有龍鰲圖像。如考中進士，便要入皇宮正殿下恭迎皇榜。按規定，唯有案首（狀元）才有資格



立於鰲頭之上，故有「魁星點斗，獨佔鰲頭」之譽。宋代《癸辛雜識》曾記載，朝廷「送鍍金魁星杯伴一副」予當時狀元。明朝《儼山外集》內也描述了士生們貼魁星圖和考場出售魁星像的熱鬧場面，表明考生都希望考神附體、一舉奪魁。閩東一帶讀書人尤其敬重魁星，在七夕夜祭拜魁星，以享考運亨通、學業昌隆。所以每逢七月初七，男拜魁星女乞巧的習俗經久不衰，代代延續。

如今很多年過去了，天台屋早就消失不見，祖父母及父親業已不在人世，母親也期頤之年。我無法再像孩童那樣承歡繞膝下，聆聽他們講述過去的故事，再拜着魁星許下夢想成真的囑望。我始終念念不忘的是他們的笑容，以及天台上聽來的故事和那三跪九叩魁星之時那種難以言喻的敬畏與好奇。

可惜現代社會物質條件太過豐富，老一輩人勤勞克己為下一代創下優越的生活基礎，年輕人從小到大無需吃苦受累為生計奔波，很多

◀在黑龍江省佳木斯富錦市錦山鎮，一對情侶在觀賞銀河和兩側的牛郎星、織女星。

新華社

青年選擇躺平擺爛，沒有奮鬥慾望。這不是青春反叛，只是無目標可以追尋。今年七夕夜，青年們不用穿針乞巧，只需藉着這個上弦新月、由虧到盈的特殊日子，把

七夕星河裏的期盼重新沸騰點燃。這是對於生活恆久、歲歲常新的熱切渴望，就像鵲橋雖短，卻年年如約。人無論何時何境況，總該懷有理想、信念與追求，不管祭拜魁星抑或其他神明，只要追逐本心銳意向前，敬畏天道，順應人道，因我禮汝，重拾夢想，重燃熱誠，再度渴望去感覺、接觸及探知，世界就會給我們驚喜和感動。

天空浩瀚，歲月悠長，七夕從來沒有隆重的儀式，也不是轟轟烈烈的節日，只有跨越銀河的堅持與魁星護佑下的鋒芒，以及落在人間的珍惜。儘管七夕依然，我已暮年，曾經聽故事的人不知不覺成了講故事的人，來日講故事的人也難免會變成故事裏的人，惆悵的是今天看不到聽故事的人。可歲月改變了一代又一代，未來是否還會有入講故事，又有誰會聽故事？

七夕，七夕，今夕何夕。

七夕，不止是七夕。

回顧抗日救亡歌詠運動

烽火戰歌點燃「旗正飄飄」音樂會



抗戰勝利80周年

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香港電台第四台昨日於香港演藝學院賽馬會演藝劇院舉行「旗正飄飄——中國抗戰歌曲音樂會」。音樂會以抗戰時期的代表性歌曲串聯抗戰歷史，帶領觀眾回顧波瀾壯闊的抗日救亡歌詠運動。演出中，桃李之聲合唱團、男高音陳晨與女高音鄺勵齡輪番登台，配合動態燈光與老照片投影，將歷史與音樂緊密交織，營造出濃厚的時代氛圍，讓觀眾彷彿重返那個激盪人心的年代。

大公報記者 郭悅盈（文、圖）

在今次音樂會中，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政務司副司長卓永興、廣播處長關婉儀、政府新聞處處長廖李可期，多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等應邀出席，一同銘記抗戰歷史，珍惜得來不易的和平。

音樂會由桃李之聲合唱團演唱的《抗敵歌》揭開序幕，隨後帶來《旗正飄飄》及《長恨歌》，均為抗戰初期的重要作品。每首歌曲之間，主持人亦穿插介紹作品的背景，例如提到黃自作曲、韋瀚章作詞的清唱劇《長恨歌》，借唐明皇不問朝政導致安史之亂的歷史，抗議當時國民政府對日軍侵華的不抵抗政策，讓觀眾在欣賞音樂之餘更能了解其歷史脈絡。

此次合唱團演唱了《長恨歌》的五個樂章，包括：第一樂章「仙樂風飄處處聞」；第三樂章及第五樂章由男聲合唱「漁陽鼙鼓動地來」「六軍不發無奈何」；第八樂章「山在虛無飄渺間」；以及第十樂章「此恨綿綿無絕期」。

►「旗正飄飄——中國抗戰歌曲音樂會」演出多首抗戰時期創作的歌曲。

值得一提的是，音樂會舞美設計亦隨音樂情緒而變化，燈光在紅色、暖黃色與紫色之間切換，營造出與旋律呼應的氛圍，令現場感染力更為強烈。

《長恨歌》演唱結束後，由男高音陳晨演唱、鋼琴家黃乃璋伴奏的《松花江上》和《嘉陵江上》登場。鋼琴以左手滾奏開場，氣勢瞬間被推高；陳晨的演繹飽含深情，如同在講述故事般娓娓道來，帶出了近乎歌劇般的張力與感染力。

女高音鄺勵齡演唱了抒發流離失所之哀的《白雲故鄉》《鐵蹄下的歌女》以及對「九一八事變」和國民政府「不抵抗政策」提出嚴正控訴的《五月的鮮花》。這些曲目創作於30年代後期，在今次音樂會

的音樂處理上同樣相當豐富。《五月的鮮花》雖然旋律多有重複，但因鋼琴編曲巧妙，讓觀眾完全不會感到單調。

全場合唱《保衛黃河》

稍後，男高音再次演唱《長城謠》《歌八百壯士》和《熱血歌》。其中，《長城謠》滿懷愛國熱情，《歌八百壯士》歌頌軍人英勇事跡，兩首曲目皆側寫了戰爭的殘酷、和平的寶貴。《歌八百壯士》以一句反覆演唱的「中國一定強」作為結尾，現場響起熱烈掌聲，有觀眾高聲呼喊「好！」

獨唱環節結束後，桃李之聲合唱團再次上台演唱《黃河大合唱》選段。演唱開始前，主持人詳細介紹了《黃河大合唱》的歷史，並展示了冼星海1939年在延安指揮排練的老照片。女高音鄺勵齡再次登台，參與演唱其中的一首選段《黃河怨》。隨後合唱團演唱《保衛黃河》，和聲激盪，鋼琴間奏巧妙推進氣氛。唱到最後一段時，有不少觀眾跟着合唱，現場氣氛十分熱烈。

音樂會以合唱《怒吼吧黃河》作結，高音聲部氣息充沛、聲聲激昂。演唱中，舞台背景呈現動態的紅色底與黃色花紋，同步投影1939年的老照片，在光影與音樂間，給人強烈的沉浸感。



▲男高音陳晨演唱、鋼琴家黃乃璋伴奏《松花江上》和《嘉陵江上》。

▼女高音鄺勵齡參與演唱《黃河大合唱》中的《黃河怨》。



►鋼琴家黃乃威希望觀眾能從抗戰歌曲中感受到堅毅不屈的精神。



創新改編展現歌曲氣勢

鋼琴家黃乃威在今次音樂會與男高音陳晨及女高音鄺勵齡合作，演繹多首抗戰時期的重要歌曲。他在受訪時提到，這些作品大多帶有強烈的歷史與民族情感，亦「有進行曲般的節奏和氣勢」，「很激動人心。」他願意透過音樂把這份情懷延續下去，亦希望觀眾能從這些旋律中感受到當年人民堅毅不屈的精神。

黃乃威稱，今次演出的歌曲誕生於戰爭年代，當時的條件非常簡陋，很多時候並沒有齊全的樂器，「有時候只是用筷子敲擊，或者用簡單的號角代替，卻依然能感染人心。」這也讓他今天在演繹時更想透過鋼琴的豐富音色，補足當年的空缺，讓音樂呈現得更完整。

在伴奏處理上，不少曲目的原譜編寫相對簡單，未能充分展現歌曲的氣勢，因此，黃乃威在演奏中加入一些即興元素。如在《熱血歌》及《歌八百壯士》中，他特意加強左手的八度低音和鼓點般的節奏，讓音樂更豐富飽滿。在《五月的鮮花》中，為避免重複的段落顯得單調，他與女高音鄺勵齡共同設計了不同風格的「過門」（即每個部分之間的「橋樑」：「第一次偏抒情，第二次更溫暖，第三次、第四次則呈現出進行曲的莊嚴感。」

►桃李之聲合唱團演出《黃河大合唱》（選段）。

